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
第十回 漏泄春光下堂求去 償還夙債賃屋遷居

卻說黛玉與月山同車，幸在晚上，所以一時無人識破。因月山住在法界，那馬車向南而去，不及一刻工夫，早到月山家中。月山引領上樓。好得月山並無家小，只用一個天津人，不須防別人礙眼，儘可以放浪形骸。黛玉到他房中，無非春風一度，同上陽臺。其中細情，諒看官們大家曉得，不勞在下表明。況這樣齷齪之事，若要細細描寫出來，不但污我筆墨，而且有關風化，勢必受人指摘，將一部好好的小說比作淫書，有干禁令，故我把這段情節略表幾句，就算交代了。總之，黛玉淫賤，私與伶人姘識；到後來甘心作娼，終老煙花，不得收成結果，也是自作自受，我且表過。仍說黛玉、月山二人事畢之後，猶自唧唧噥噥，說不盡的恩愛。其時阿金坐在外房，守候良久，曉得時已不早，即便低聲喚道：「奶奶阿要去罷？辰光已經弗早，足足有毛兩點鐘哉，再勿轉去，撥勒老爺曉得仔，查問起來，叫我哪哼回答介？我是擔當勿起格！」黛玉聽了，只得整頓衣襟，把鬢腳刷一刷光，然後開了房門，與阿金走下樓來。月山隨後相送，黛玉又叮囑幾句，無非叫他不要泄漏風聲，不要將我拋撇。月山唯唯答應，送至門前。黛玉同阿金上車，又交代馬夫切勿聲張，賞了他二□塊錢。

那馬夫貪圖賞賜，自然不在外邊談論了。黛玉到了家中，以為人不知，鬼不覺，成就這件美事，頗為得意。但不能盡長夜之歡，未免有些缺憾。終須想個計較，出了此處樊籠，方得自由自在，無拘無束，稱了自己心願。不然，幽期密約，夜夜跋涉奔波，非惟來往不便，而且久而久之，難免風吹草動，弄出事來。黛玉想到其間，把一天歡喜又變做了愁悶，呆呆的坐著出神。阿金在旁見他這般形景，早已猜透他的意思，說道：「奶奶困罷，三點鐘也敲過格哉。念頭末去想俚。隨便啥格事體，出路有路，嚙不預先料定格。奶奶想阿對？」黛玉聽他一說，果真不差，就把愁悶消了一半，向阿金說道：「也去困罷，明朝晏（晏讀俺）點起來末哉。」阿金答應，自去睡了。

今夜黛玉身子鬆爽，異常疲倦，撇去了胡思亂想，自然一橫就著。直睡至午後起身，猶覺神思昏昏。阿金伏侍他梳頭，忽然說起一件事道：「奶奶，我今朝早晨頭，走到樓下底去，聽得倪道伙裡勒浪講一件新聞，說是老爺轉來講格，的確是真格呀！」黛玉道：「啥格新聞介？真來勿真，也說出來。」阿金道：「我來告訴，就是拋球場蔡家（家讀夾）裡格姨奶奶，前日仔夜裡向，帶仔一個大姐來逃走脫哉呀！」黛玉道：「說明白，阿就是蔡謙良舊年八月半討格金巧林介？」阿金道：「正是正是！蠻對蠻對！金銀首飾卷仔勿少去篤！據說有格物（讀末）事，才是預先運出去的。難末到仔昨日，蔡家裡格位老爺差仔幾化下底人到四面去尋，落裡尋得著？只少拿租界要翻轉來，總歸影跡全無。勿知明朝阿要報捕房格！」黛玉道：「勿是奴說現成閒話，奴老早曉得俚要逃走格哉。不過實梗樣式逃仔出去，弄得出頭勿得，除脫到別場化去躲避，嚙不別格方法。叫奴末勿實梗格，要出去末，老老實實，對俚當面說明白仔，勿怕俚關殺仔奴。」阿金道：「錯是不錯。不過格種事體，要做出來看格，好說明格自然說明，勿好說明格也實梗說明白仔。就算讓出去，弄剩一個光身體，一點物事弗許拿，哪哼出去過日腳介？」黛玉聽他議論，也是有理，惟我另有主意決不與那巧林一樣的。

兩人談談講講，不知不覺，天又晚將下來。等到用過夜膳，仍到那邊去看戲，順便做這件不端的勾當，直至一兩點鐘方始歸家。夜夜如是，一連有兩月光景。外面的風聲慢慢的吹將開來，一人傳□，□人傳百，漸漸傳到楊四耳中。楊四本在那裡疑心，為因黛玉夜夜出外，須至二三更天才回家，已猜他必有外遇，否則單看一本戲，看到□一點半鐘，應該要回來了。楊四原擬想盤問他，又怕他尋事吵鬧，故此忍耐下去。今耳中聽得這句說話，又被朋友冷言訕笑，不覺忿火中燒，再也耐不住了。

那天到黛玉房中，見黛玉起身未久，剛正洗過臉，阿金伏侍他梳頭。楊四即在妝臺旁坐下，黛玉不免叫應了一聲，尚未開口說話，楊四先將面孔一板，忿忿的問道：「你這幾天可在那裡看戲嗎？」黛玉答道：「奴除脫仔看戲，也嚙不啥格正經。況且奴格看戲末，皆為勿來陪伴奴佬，奴所以借俚消消閒罷哉。阿是還勿許奴格勒？」楊四一聽，鼻子裡哼了幾哼，冷笑道：「只怕你不但去看戲，還要與他們串戲呢！」黛玉聽他話裡有因，必定走漏消息，「我不如與他鬥口，弄得恩斷義絕，然後下堂求去，彼必乘一時怒氣把我休出，豈不是好？」心中打算已定，故先撒嬌撒癡的哭道：「勿知落裡格殺千刀，搬弄格種是非！奴是坐得正，立得正，那怕搭和尚、道士合（音曷）板凳，也嚙啥要緊格，亦叫做真金勿怕火，憑哪哼冤枉末哉。不過冤枉奴，阿曾拿著啥格憑據格？阿曾看見奴姘人介？」說罷，把自己頭髮披散，蹬足捶胸的大哭。阿金假作在旁解勸，說道：「老爺是瞎說說呀，奶奶當俚真格。」黛玉只是不睬，仍舊帶哭帶罵，鬧個不休。那知楊四憤恨已極，任憑他大哭大罵，依然把檯子一拍，咬牙切齒的發話道：「難道今日的戲改了章程，夜夜要做到兩三點鐘嗎？即使別人說你壞話，是冤枉你，難道我的至交朋友與你都有仇隙，個個要冤枉你嗎？況照這樣的行為，本不配住在我家，就冤枉了你，也不打什麼緊。」說著，又冷笑了幾聲。黛玉聞言，知事決裂，索性與他爭吵，讓他發放我出去罷。遂止住了哭，高聲說道：「說奴勿配住勒間搭，格是明明趕奴出去。奴若硬要住勒裡，一來末帶累格名氣，二來末要受害氣，三來末奴有啥格面孔對別人介？不過有一句說話，要搭說明白格，奴出身末賤，進仔唔篤格門，也是用花轎迎娶格，勿比哈格軋姘頭，測測默默走到間搭府浪。故歇冤枉奴，趕奴出去，奴格物事，仍舊要帶仔勒走，說奴是捲逃，學唔篤好朋友篤屋裡格樣，所以告訴撥勒聽聽。」

楊四聽他一大篇的話，並無半句哀求，認自己的不是，央我收留，反扼住我的說話，口口聲聲只要出去，可見他心腸已變，不受我管束的了。我若硬留住他，他一定不安於室，把臭名四處傳播，教我有何面目立於人前？仔細算來，究竟銀錢事小，名譽要緊，由他出去的好；不然，久後生變，非但害著自身，而且累及子孫，反為不美。至於他的衣服、首飾、東西，雖是我買與他的，約值七八千金。我如今要他拿出來，也不怕他不還，但他吵吵鬧鬧，必有一番爭競。若將此事傳揚開去，愈覺不好聽了。橫豈我家財充足，這些究屬有限，不在乎此。譬如我別處用掉，何必尋此氣惱，傷了自己身子呢？惟所恨者，自己沒有眼睛，娶著這樣淫賤之妾，豈不被人恥笑？然事已如此，氣也徒然，不如耐住性子，打發他出去就是了。故又開言道：「我年紀已將半百，留你在太，豈不耽誤你的青春？你既要去，我也不來阻你，你的細軟東西儘管隨身帶去，其餘粗笨木器卻一件不許搬動，免得旁人見了太不雅相，別生許多談論。諒照這樣，你也算得如意了。」說罷，抽身要走，卻被黛玉一把拉住，又裝著嗚嗚咽咽的說道：「奴搭軋仔一年光景，究竟嚙不□二分差處，啥能格薄情，拿奴甩脫介？」說到其間，噎住仔喉嚨，勉強又說道：「是家當大格人，勿說勒浪做生意，年年多仔幾幾化化，就是登勒屋裡坐吃仔一百年，也嚙啥要緊。像奴故歇冤枉奴，趕仔奴出去，奴只有格點點物事，勿知阿好坐吃格一年半年，就要精打光哉，到仔格格辰光，倘然路竭無君子，仍舊去做生意，勿能怪奴格。」這幾句話，你想黛玉這個人可惡不可惡？利害不利害？身子還未出楊家，他的後路已經預備好了，免得將來楊四去阻當他，故此時當面說明。顯見得黛玉是甘心為娼，與別人失身為妓者不同。否則黛玉極其伶俐，是個能言舌辯的人。楊四說他姘識戲子，不論是虛是實，盡可強辯，未嘗遮飾不過，好在沒有真憑實據，只消哀求數語，就能完事。今黛玉僅說「冤枉」兩字，並無半句辯駁，甘受此污穢之名，料得楊四必然發怒，定把我放出樊籠，那時自由自在，好與月山雙宿雙飛，遂我生平之願。乃不知者猶說黛玉不善詞令，以致下楊四之堂，深為可惜，實未明當時黛玉的意見了。

閒話少敘。當時楊四又聽黛玉這番言語，氣得更是發昏，隨口回答道：「你既出去，我來管你則甚？惟不許仍用原名，省得惹人指摘，就算好了。」說畢，匆匆出房去了。

仍說黛玉見楊四已去，心中暗暗歡喜，即與阿金商量出去之事。阿金道：「故歇奶奶出去，還是回到自家格搭去呢？還是另行租一處房子住介？」黛玉道：「自家格搭斷然去勿得格。奴想租格三樓三底房子，今朝阿搭奴去看看佬，看定仔末，馬上可以搬出去哉。勿然，弄點啥事體出來，要脫身弗得格。」阿金答應，換了一身衣服，趕緊前去看屋。黛玉在家守候，等到四點多鐘，阿金

回來，說道：「現在三馬路浪有一所住宅勒海，看上去倒蠻新格來，開間也蠻寬闊格，就登勒格搭做生意也嚙啥。奶奶阿要去覆看一看？如果看得中格，馬上就付仔定錢，省得撥別人搶脫仔，倒有點可惜格。」黛玉點一點頭，也不更換衣裙，單取了幾塊洋錢，隨身同阿金下樓。走至門前，坐了自己包車。阿金喚了一部野雞車，隨後相從，逕望三馬路而來。

不消片刻，已至美仁里口。阿金在車上喊道：「到哉到哉。」兩部車就此停下。阿金走過來，攙了黛玉，喚美仁里口管門的領進那所空屋。果然是三樓三底，與阿金所說的一些不差。黛玉四面看了一遍，頗為合意，那大門是沿馬路的，雖不十分熱鬧，卻可以娛目消閒。遂向阿金說道：「去問問俚看，間搭房錢阿要幾化介？」阿金回身，就向看門的問了幾句，看門的一一說了。阿金回覆黛玉道：「奶奶，俚說間搭房錢每月要四塊洋錢篤，一點嘸不虛頭格。奶奶看得對格末，先付一半定錢，餘外進仔屋來付清寫折子末哉。」黛玉即在縐紗手巾包內取出匯豐鈔票兩張，計洋二百元，交與阿金。阿金拿來交與看門的收了，又交代了幾句話，說：「倪搬進來格日腳，大約再隔格幾日天，去關照唔篤主人末哉。」看門的諾諾連聲。吩咐已畢，黛玉同阿金出門上車。正要回去，黛玉忽然想起一事，就向阿金耳邊說了一回。黛玉先坐包車回家，暫且不提。

獨說阿金聽了黛玉囑咐，遂坐了野雞車自去辦事。要曉得所辦何事？即是黛玉在他耳邊所說的，叫他知照月山，說自己已與楊四分開，早晚可出楊家，待搬定了場，再與你相會罷。目下沒有工夫，好得以後可作長久夫妻了。阿金領命而往，及至知照已畢，歸來回覆黛玉，已是上燈時候了。黛玉又吩咐阿金說：「我看過歷本，揀定後天搬到那邊，你明日須與我收拾東西，免得臨時匆促。並且還有一事，我現在搬出去，動用的木器，以及牀榻等物，都要備辦起來，你須到家生店中去，或租或買，叫他後日運至新屋，共該多少錢，臨時付清便了。」阿金領命，待到來朝，即忙前去照辦，又回來收拾細軟物件。黛玉命娘姨相幫他，裝箱的裝箱，打包的打包，足足忙了一日半夜，方才停當，各去安睡。

到了這天早晨，黛玉也黎明起身，先將頭梳好了，然後再把零星各物收拾了一遍。將近一點鐘，命人喚了一輛馬車，六部小車，叫他們在門前伺候。又差阿金到楊四跟前回覆一聲，楊四置之不問，由他自去，也是緣分已滿，毫無半點留戀之心。阿金回到房中，向黛玉一說，遂即把箱籠、包裹等物發到外邊，裝在小車上面，方請黛玉下樓，至門前上了馬車，其餘小車統由阿金押著，緩緩而行，一逕向三馬路新屋中而去。正是：

雙飛蝴蝶從今拆，兩處鴛鴦各自分。

要知黛玉搬到那邊，是否再做生意，且聽下回詳述。